

至今仍有学生家长未进入班级群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也不回。运气好，电话打通了，家长也只丢下一句话：“老师，我们不在家，你们该打就打吧。”

立有着他这个年龄段不该有的成熟。

谈及和同学发生冲突的原因，许立的回答有些小心翼翼。“他们侮辱我，说了侮辱我的话。”“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吗？”他摇头。“那说了什么？”他又使劲摇了摇头，拒绝回答。

在吕肖洁眼中，许立是个不错的学习苗子，客厅墙上贴满大大小小二十多张奖状。客厅东南角一间5平方米的小房间，反映出许立目前的生活状态：床上被褥没有整理，上面散落着一些拆封的零食塑料袋，床头柜上放着电子产品。许立奶奶说写完作业他会把自己关在房间，抱着手机打游戏。

许立父亲看到孩子成绩下滑，买了一个“学习很苦，坚持很酷”的木质画框，挂在床头。但许立给父亲的标签却是“他总是批评我”。许立父亲很苦恼，自己为了孩子起早贪黑，为何他总是不领情。

相比许立，8岁的李雨宣对家庭变故似乎未有太大感知。李雨宣，一年级，在2岁时，母亲出走，父亲再婚，父亲常年在福建打工。担任英语、美术多学科教学的老师吴景阁处理过李雨宣和同学之间的矛盾冲突。“他分不清对与错，喜欢欺负同学，朋友圈大多是弱势小朋友。”

吕肖洁觉得，李雨宣的爷爷奶奶读书少，身体差，能顾上他吃饱穿暖就不错了，教育方面指望不上。由于李雨宣长期缺乏关注和规则意识，导致他的共情能力、自理能力都比较差。“他集中不了注意力，有一次上美术课，不到5分钟画纸就被他揉得皱皱的。”

有研究显示，单亲留守儿童出现上述现象较为普遍。在《离异家庭留守儿童的教育及其影响路径研究》一文中，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讲师向蓉认为，留守儿童觉得离异家庭低人一等，自我封闭，不愿与人交往，内心对于父母离异的不满与愤怒，常常迁怒于同龄伙伴身上。

在生活中，单亲留守儿童由于脆弱和不善言辞易被集体孤立和边缘化，从而形成内向、自卑的性格。而他们的父母，往往对此毫不知情。吕肖洁说，至今仍有学生家长未进入班级群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也不回。运气好，电话打通了，家长也只丢下

一句话：“老师，我们不在家，你们该打就打吧。”

吕肖洁很无奈，她坦言，在农村，家庭教育几乎是没的，家长对自己的子女都漠不关心。他们认为既然把学生送到了学校，就是老师的责任。只要不磕着碰着，平平安安就行了，至于学业、梦想、未来，家长无能为力。

依恋

在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民政府网站，关于董店乡玉皇庙村有这样一段描述——玉皇庙村位于董店街道以北4公里，紧邻省道211，全村人口535户1733人，耕地1891亩。本村主导产业是小麦种植，18—65岁有劳动力1000人，外出务工475人。

全村47.5%的劳动力外出务工，意味着乡村正在面临“空心化”，孩子被迫留守已是常态。而留守儿童的部分父辈也有过被留守的经历。研究发现，30年来，农村家庭变迁与婚姻观念变化，令留守经历的代际传递非常凸显。

王会按照时间粗略划分，第一代留守儿童是80后、90后，第二代留守儿童是00后，第三代留守儿童是10后。长大后的留守儿童，即将面临怎样的命运，儿时留守经历是否会深刻影响孩子的人生走向，他们又将怎样去抚育下一代？

纪录片《村小的孩子》剧照。

